

方簡肅集

亨

善本

方簡肅公文集卷之三

序

贈郡貳朱侯秩滿九載序

皇帝元年戊申錢塘朱公士容以儲才試

第優等來同知興化府事既十一年戊子公

滿九載將獻績去陟明有日郡之寮案若衛

帥若邑大夫若兩庠文學若鄉之貴官咸厚

鉅筆贈公以美成績致厚期而屬予言者郡

尚義官某等凡若干也予弗工於言然素

辱公愛。又重違其等之諫。諍不可終辭。惟士蒞政。強勉以善其初。久則寢懈以弛者。恒情也。其不然者。才且良者也。惟民於官。居位則畏其威。滿則幸其去者。勢也。其不然者。官之才且良。足以感悅之也。若吾朱公。性嚴而方質敏而精。自其韜屈之時。涉歷淹貫。其於不懈于位。以媚乎民者已。素計熟定于胷中。不腆敝郡。辱公來臨。雖臥而理可也。而公山澤之癯。若不勝衣。其始至也。民或憊其憊而奪

于吏。吏或虞其艱於持久而得以售其術。公竊念曰。治民猶治田也。嘉穀是親。稂莠爲讐者。善治田也。恣黠吏以稂莠吾民。咎將誰執。故公以讐其悍。明以燭其欺。詳慎嚴密。以擿發其隱。其或放縱爲奸。格弛公令者。公悉置之。法不少貸。吏於是縮首咋舌。莫敢肆其故態。以爲民緇蠹。公乃察土風。釐強弱。禮其良。鋤其慝。䟽決其凝滯。蘇息其凋瘵。比及三年。苛除燒解。而公之政行矣。公曰。未也。吏不禍。

民而已。未臻于理也。持之六年。吏果信公之不可犯。惟公皆擇民亦寧於幹止。果見吏之不足畏。兩稅登三木廢。而公之政孚矣。公曰。猶未也。民不畏吏而已。未底于成也。持之九年。漸磨久而誠意交。事中律度。物循軌則。民與吏相忘。而公之政聲暴于下。烝于上矣。夫公欲治民。必先之治吏。明公果斷。閱九年如一日。非才且良而能之乎。昔魯子敬稱龐士元。非百里才。使得治中。別駕。乃可展其驥足。

別駕今郡貳也。驥以儼君子。政取其才良也。然則公非所謂其人耶。或專指理尺籍之精審者。譽公小公者也。善最書而異擢至。又公所宜有而不足多者也。予故略之而書其大。使公因予言而益堅其素履於異日。則愛公頌公者。豈特一興人哉。

贈郡守張白齋公致仕序

士君子之出處無常。惟其是而已。實見得是者。蓋寡矣。嗜進者溺於出。非也。恬退者甘於

處亦非也何品藻人物者恒退是予而司銓
衡者亦每注念於若人而獎以示勸庸非以
出之非是者徒爲失已而反是猶足以勵俗
故耶於戲此可爲世道慨矣若吾郡守白齋
張公之出與處其皆庶幾於實見得是乎抑
直爲今所獎予而徒收勵俗之譽乎公少有
竒節厭俗學爲文辭必上躡魏晉爲五言詩
必出入陶謝隳棊陳黃或時出新句竒崛變
化如龍行天蛟出壑雷電晦冥風雨交作人

莫之測公旣邁往卽無意進取有勸公舉進士輒掉首弗答至尊翁先生督責之嚴乃不得已爲科舉業旣成進士復棄去故於詩若文造詣益專擅名者反後焉由進士爲大理爲吾郡馭衆惟寬蒞事惟簡不屑屑取能吏名亦不求速化公庭晝寂則託興寫懷時與素翁右臺相酬和間洒茅龍作草書適勁有體石翁內翰殆不能過公於富貴泊如故在郡六年乞歸者再今年春歸心益急公牒屢

上而巡按藩臬諸公咸慰留不可公乃自上
疏情迫詞懇若不能一日留者其視緋衣象
簡曾不若角巾野服之便霍旌五馬曾不若
扁舟短棹之適黃堂畫戟曾不若茅齋几研
之幽以淨莆山水雖竒勝曾不得一遊亦孰
若四明之湖光嵐翠爲公所有可以朝夕至
之爲樂宜公之決有歸志也巡按胡公知公
不可留乃援恬退例爲乞轉官致仕

上亦嘉公志下吏部議擢公福建叅政俾得遂

所請以去報至公欣然戒行李就道若公者其始終完名而無玷缺者歟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公之出無以是乎遜之九五曰嘉遯貞公之處亦何負焉故謂公爲出處皆是可也謂爲今所獎予而收有勵俗之譽亦可也何也勇於退者難乎其人也兩庠諸文學感公之德相率請予文以贈予亦辱公知者又恐以不文辭故叙公出處之正以壯公行且以復諸文學之請公琦名君王字鄣

望族也

贈邑侯雷君獻績序

均之任也縣難均之爲縣也麗郡多士夫尤
難麗郡守掣其肘志梏弗行多士夫責備者
衆煩言易興令脂韋其間自貽尸素之羞者
荏也過爲磯激甘速中傷之禍者亢也二者
胥失也不尤難哉莆亦難邑也來令予莆者
弗荏弗亢下宜民上獲守中信於士大夫耳
目所及得二人焉今御史大夫洪公克毅進

士雷君孟升是也克毅公炯炯見芒角君沉
塞渾涵具有遠識紛乎吾前竝成敗利鈍而
臆之無錙銖爽故視天下之事若無難爲視
篆甫閱月守檢齋馮公繼至民方跂踵以湏
協心之政士夫方旁觀異同以驗成敗君亦
未敢必守之知且信旣而心孚道洽如出一
軌民所便者君曰可守亦曰可輒行所不便
者君曰不可守亦曰不可輒罷治化旁流聲
名竝起莆士大夫莫不欣然異之何其難而

易邪物以類應人以心感心異跡不可強而
合夫廉而不剝平而不苛君是心守亦是心
甫士夫亦是心是惟無感感則必應有相成
而無相忌見其易而不見其難君常俸外無
長物自奉菲惡庭絕饋遺之跡孔姑臧賈僊
遊有然者子視吾民敲朴弛浮費節營繕不
興鬻子輸稅者涕泣贖還之召之於上蔡何
之於益昌似焉追呼之符不授於徒隸受賕
蠹法之吏縮首屏息寇巴東周浙川之遺風

矣齋醮樗蒲諸禁則陳雩都之正俗也堤堰
斗門之修則曾會稽之興利也使君澤於外
而漆其中乃號於人曰我廉平我廉平誰其
信之人弗信守士夫可深給耶政成入報必
書上最留必爲御史君亦將不難爲御史矣
君行合莆士夫屬予贈言予故從而叙述之
使爲縣者知難易存乎其人而不繫于其地
也

贈郡博蔡我齋致仕序

士君子褫身之大節有二明義利也決去就也然未易能也溺於利者忘義急於就者恒依依不忍去有如一我齋其庶乎我齋少承庭訓長從陽明王先生遊有志節不爲俗學丁卯舉于鄉試禮部不第意教官可就陽明先生止之曰子以教官爲易爲乎其類卽於人一也自是歸臥不出者十年丁丑成進士仍初意疏乞得教授吾郡上官未浹旬日卽欲辭去曰陽明先生不我欺也鄉縉紳懷留之

乃與諸生約端趨向篤踐履毋傲以亢母詔
以卑母脂韋突梯以媚世諧俗於是贅節餽
遺皆不受養母之外泊如也於是祭必禋潔
鄉飲必慎選擇弗襲其故也於是司教以憂
去者有助諸生之貧者有助弗量其出入之
豐約也甫六閱月士風翕然丕變而去志復
作矣十月望日具冠服辭

聖廟卽別諸生曰吾無緣師汝矣諸生咸咨嗟
垂涕跽而請曰弟子之遊郡庠也遠者二十

有餘年近者十年七八年又近者三四年乃
今始得吾師何來之暮而去之亟耶我齋曰
吾之去也猶吾之來也陶靖節彭澤八十日
而吾倍之矣二三子何患乎無師諸生知其
決不可留乃奔于鄉縉紳又群留之不可乃
召命畫史肖其像將祠之而乞言以頌其美
予聞有道者重內喪已於物謂之倒置之民
我齋明於義利之辨決於去就之幾如此不
謂有道之士邪予知其去而歸其鄉也不徒